王安石與佛學

蔣義斌

一、引言

在中國歷史上，王安石（西元一〇二一～一〇八六年）有其特殊地位與貢獻；但是在他死後却受到甚多的毀謗，有人還將北宋的亡國也諉過於他。一直到清儒蔡上翔著「王荆公年譜考略」，才將這些謗辭作了完整的駁斥。近代學者如梁啓超、柯昌頤、劉子健、威廉遜(Williamson)等，均以蔡上翔所著年譜爲基礎，對王安石作了更進一步的研究。

不過，這些研究對於王安石思想的了解，仍嫌不足；這是因爲蔡氏太過於强調王安石是個正統的儒家；他雖然曾對王安石與歐陽修、韓琦、蘇東坡、曾鞏、孫侔、王回、王令、常秩等人的交友經過，有詳細的考證，但却忽略了王安石與佛家大德們的交往。而且近代學者的研究，又著重於王安石在「新法」上的歷史價值及其影響，對於王安石的思想，僅僅以他「喜好佛法」一句話，便輕輕帶過。

其實，佛學在王安石的思想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只要我們稍微翻閱王安石的文集，看一看王安石與時人往來的詩文，便不難發現這點。雖然

北宋已非「儒門淡薄，收拾不住人物」（註一）的景象，但是佛學在當時仍然具有其强靱的影響力。這種儒佛交融的情形，不但存在於儒家學者的心目中，同時也存在於佛門大德的胸中。比如大約與王安石同時的「明教大師」契嵩，就是援儒入佛；契嵩曾著鐔津集，反覆致意於儒佛的融通（註二）。

錢穆先生稱王安石「博學，旁及佛老」，爲北宋中晚期的「押陣大將」。錢氏並以爲安石的「大人論」、「性情」、「一致論」，係脫胎於佛家自性身（法身）、受用身（報身）、變化身（應身）、「心眞如門」、「心生滅門」諸說的（註三）。

因此在王安石思想中，佛學確實佔有相當重要地位，而蔡上翔維護安石太過，頗諱言安石與佛家的交往；後世學者對安石的佛學思想，又多語焉不詳，因此才有本篇的論述，來略窺安石佛學思想的梗概。

二、王安石生平概述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江西臨川），生於宋眞宗天禧五年（一〇二一年），卒於宋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年），享年六十六。

自安石出生到仁宗景佑三年（一〇三六）十六歲時，均隨父至汴京（開封）。次年又隨至江寧府（府治即今南京），從此至仁宗慶歷元年（一〇四一）安石二十一歲，在入京考進士前，均居住於江寧。這二十年可以算是王安石一生最平靜的一段時光。

自考中進士的次年（慶歷二年，一〇四二）到皇祐五年（一〇六〇），這段時間，安石開始仕宦。而他選擇的服務的地點是距離江寧不遠的地方，如淮南、鄞縣（浙江寧波）、舒州（安徽潛山）、常州（江蘇武進）。他放棄了多次到中央任職的機會，反而在距離江寧較近的地方任官，他認爲這樣才可以就近照顧他的祖母、母親、弟妹等家人（註四）。

在這二十年間，王安石對江南一帶的民生疾苦，有了深切的了解。在治理鄞縣時，更大力興修水利，鄞縣人到南宋時還一直在感謝其德政（註五），而且在他治理鄞縣期間，曾貸穀與民，這變成日後入政中樞主持青苗法的張本（註六）。

王安石詩集中有「發廩」、「兼并」、「感事」諸詩。因王安石在任地方官時，便目睹「市有棄餓嬰」、「兼并乃姦回」、「豐年不飽食」、「十室災八九」的民生慘狀（註七），所以醞釀著他日後的改革計劃。

皇祐五年（一〇六〇）王安石向仁宗上「萬言書」，說明了他的改革計劃；但這些改革計劃，直到七年後神宗繼位後才開始執行。神宗於熙寧二年（一〇六九）便請王安石來主持新政，到熙寧七年安石罷相，明年復相，熙寧九年再罷相；從此安石居於江寧鍾山，他的詩文造詣更深，天天跟僧侶名士相往來酬唱。

由上所述，可以將王安石的一生，約略歸爲四期：㈠、二十歲前隨父宦旅各處。㈡、二十歲至四十歲於江浙一帶任地方官。㈢、四十歲至五十六歲執政。㈣五十六歲至六十六歲賦閒江寧。

三、王安石與佛僧的交往

宋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贈王安石爲太傅，制辭爲蘇東坡所撰，曾說：「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釋、老），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註八）蔡上翔不以爲然，說：「晚師瞿聃一語，似不必有，公以經術自命，終生未之有易。」（註九）蘇東坡「少學孔孟，晚師瞿聃」之言固非確論，蔡上翔必辯稱王安石爲純儒。其意因爲他純然是站在儒家立場而言；事實上，王安石由少年到老年均深受佛家的影響。他曾說：「予少時客遊金陵（一〇三七年至一〇四〇年），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一〇四二年），而慧禮得龍興佛寺。」「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註十）這爲王安石少時即與佛徒交遊的明證。

王安石少年的摯友有曾鞏（字子固）、孫覺（字莘老）、王令（字逢原）等。王安石與曾鞏書：「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註十一）孫覺與安石爲貧賤之交，覺嘗與大覺懷璉交遊，懷璉禪師於禪林僧寶傳有傳，「大覺」爲仁宗所賜法號（註十二）。安石也與懷璉遊，曾稱懷璉「有聰明辯智之才」；又因懷璉之請，爲淳化院藏經作記（註十三）。惠洪冷齋夜話也說：

「大覺璉禪師，學外工詩，舒王（安石）少與遊，嘗以其詩示歐公（歐陽修）。」（註十四）

王安石的另一摯友王令，安石曾寫信給他，說：「既而見足下衣冠履缺，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知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學報足下。」（註十五）安石深許王令的「終歲食不葷」等，所以便把所學的心得相告。

以上所列舉的事實，便可得知，王安石少年時代所深交的都是一些廉潔有行之士，而且還與佛家大德交往。他少年時代，是出入於諸子百家之學（註十六），而且始終「不忘天下」（同註十五）。

佛學對北宋儒家確實是具有深遠的影響，近人張君勱說：「宋儒論成聖之道，使人想起佛家所謂的菩薩行：菩薩精進，不退不怠，不避苦不趨樂，爲解救衆生故。」又說：「宋儒認爲顏淵和伊尹是兩個最標準的典型人物，前者富智，後者救民於水火，這兩個人具體地表現了仁義之德。仁義之德相當於佛家的悲慧。」（註十七）周敦頤在「通書」中曾論述伊尹、顏淵之志，而王安石在「與王逢原書」中，也提及伊尹、顏回（同註十五）。蓋王安石出入諸子百家以求其睿知，以「不忘天下」成就其大悲心。他在「兼併」、「發廩」、「感事」諸詩中所感懷的，均是出於其對哀哀生民「大悲心」的表現。

仁宗嘉祐八年（一〇六三）安石四十三歲時，母吳氏卒，安石解官歸江寧。禪林僧寶傳說：「舒王（安石）初丁太夫人憂，讀經山中，與元（贊元）遊如昆弟。」後安石罷相，返江寧，又與贊元禪師講唱（註十八）。

安石詩集中，與佛門大德往來者，有覺海、安、道昇、道源、德殊、修廣、慧禮、勝上人、寶覺、瑞新、道光、白雲、行詳、榮上人、慧約、普濟、智福、大覺懷璉、妙應智緣、慧思、常坦、勝上人、淨因、雲渺、岳上人、遜、無惑、相、長寧、秀、惠岑、西堂、虛白、安、慧休等三十五人，可見交往的廣面性。

黃庭堅嘗說：「荊公學佛所謂吾以爲龍又無角，吾以爲蛇又有足者也；然余嘗熟觀其風度，眞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暮

年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註十九）山谷對安石的評語，實爲確論。當王安石晚年退居江寧鍾山時，作詩誦經以度餘年，蘇東坡「與滕達道書」也說：「某到此時，見荊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註二十）庭堅說安石「暮年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蓋有得於佛理，安石名詩「擬寒山二十首」即作於這段時間；而「鍾山即事」、「遊鍾山」諸詩均極富禪味。「鍾山即事」詩：

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木弄春柔。
茅簷終日相對坐，一鳥不鳴山更幽。

「遊鍾山」：

終日看山不厭山，買山終待老山間。
山花落盡山長在，山水空流山自閒。
（註廿一）

近人杜松柏說這兩首詩都是對佛道有得之作。（註廿二）

又，黃庭堅認爲安石有「眞視富貴如浮雲」，除前面所述安石少年結交廉潔之士外，我們再舉一例來說明。如：安石晚年將住宅及私田上章請改作僧寺（註廿三），而自己租屋居住（註廿四）。他視富貴財利眞如浮雲！

四、王安石的佛學思想

梁啓超說：「荊公之學，不聞其所師授，蓋身體力行，深造而自得之。」（註廿五）錢穆以爲安石的「大人論」、「性情」、「一致論」是融通儒佛之作。底下略加考究他的佛學思想。

安石詩造句新逸，每每均能融通佛理及佛經典故於字句中，令人不容易索其旨趣；幸好南宋李璧嘗爲王安石的詩作註，就李璧註中，常徵引到的佛經有金剛經、華嚴經、法華經、涅槃經、楞嚴經、維摩詰經、圓覺經、遺敎經等。

王安石曾有書金剛經義贈吳珪一文，說：

「惟佛世尊，見正等覺，於十方刹，見無邊身，於一尋身說無量義。然旁行之所載，累譯之所通，理窮於不可得，性盡於無所住，金剛般若波羅密，爲最上乘者，如斯而已矣。」（註廿六）

因爲王安石認爲金剛經的重點在「不可得」、「無

所住」。全經千言萬語，其受胎結穴處就在「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所以王安石對金剛經的了解，可謂爲眞得其中三昧。

安石又有「維摩像讚」，說：「是身是像，無有二相，三世諸佛，亦如是像。若取眞實，還成虛枉；應持香花，如是供養。」（註廿七）而「懷古」詩二首，以維摩詰入其詩中，茲錄於下：

「日密畏前境，淵明欣故園。
那知飯不飽，所喜菊猶存。
亦有林坐好，但無車馬喧。
誰爲吾侍者，稚子候柴門。」

「長者一牀室，先生三徑園。
非無飯蒲鉢，亦有酒盈樽。
不起華邊坐，常開柳際門。
設知談實相，欲辯已忘言。」（註廿八）

此詩上句皆談維摩詰，下句皆談陶淵明，可見他對運用維摩詰經典故純熟，對維摩詰經的熟讀是無可懷疑的。

安石詩中也熟用華嚴、法華諸經典故，此外，他又對楞嚴經的研究也很深入。據楞嚴經指掌疏懸示一書所載，安石曾註過楞嚴。書名爲「楞嚴經王文公介甫解」，又名「定林疏解」，楞嚴經指掌疏懸示原註：

「文公（安石）罷相歸老鍾山之定林，著有楞嚴疏解，略諸師之詳，而詳諸師之略。洪覺稱之，謂非智者莫窺也。」（註廿九）

王安石的這本註甚得佛門大德的好評，由此可見。可惜此注今已不傳。

五、結語

王安石在「讀史」時有感而興詩，謂：「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當時黯黮猶承誤，末俗紛紛更辭眞。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註卅）安石大發其「不忘天下」的悲願，行其苦辛功名。然而既受阻於反對派的杯葛，復受程朱學派的毀謗，如此丹青誠難寫其眞精神；我們豈可不知安石的「行藏」「粹美」？

安石「夢」詩，說：「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

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註卅一）於此不禁令人連想到金剛經所說的：「所有一切衆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安石既然成就其「河沙夢功德」的無住布施，晚年猶捐其住宅爲僧寺，這不是此「功德」的大迴向？王安石可以說是國史上少見的巨人！

附註：

註一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大正藏本）卷四五頁四一五，引張方平語。

註二　參考錢穆「讀契嵩鐔津集」文，收入所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五册（台北市東大圖書公司，民國六十七年）頁三五～五二。

註三　見「初期宋學」一文，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五册，頁一〇～一二。

註四　王安石全集（河洛出版社，民國六十三年）卷一頁一四，「乞免就試狀」謂：「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卷三〇頁二二，上歐陽修書說：「某所以不願試職者，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勢不能久處京師。」

註五　宋、胡榘主修，羅濬、方萬里撰寶慶四明志，（台北市中國地志研究會印宋元地方志叢書本）卷一二，「鄞縣志」頁三～四。

註六　蔡上翔王荆公年譜考略（台北市洪氏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卷三頁五七。

註七　宋、李壁箋註王荆文公詩（廣文書局影印本，民國六十年），「兼併」詩，見卷六頁二七二；「發廩」、「感事」二詩，見卷一七頁四七三～四七四。並參見王荆公年譜考略卷四頁七五。

註八　蘇東坡全集，（世界書局）外制集卷上頁五九九。

註九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二四頁三二四。

註十　王安石文集卷二七頁一六七。

註十一　王安石文集卷二九頁一八。

註十二　惠洪禪林僧寶傳（大正藏本）卷一八頁二五七。

註十三　王安石文集卷二七頁一七〇，「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註十四　惠洪冷齋夜語，（藝文印書館，叢書集成續編殷禮在斯叢書本），卷六頁一，「大覺禪師乞還山」條。

註十五　王安石文集卷三一頁二九，與王逢原書。

註十六　王安石文集卷二九頁一八，與曾子固書。

註十七　新儒家思想史頁四七。

註十八　禪林僧寶傳卷二七頁二七四，「蔣山元禪師傳」。

註十九　豫章黃先生文集（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卷三〇頁三三七，「跋王荊公禪簡」。

註廿　東坡全集，續集頁一〇六，「與滕達道書」。

註廿一　箋註王荊文公詩卷四四頁一〇七〇、頁一〇九一。

註廿二　禪學與唐宋詩學（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五年）頁三五七。

註廿三　王安石文集卷一二頁一〇七。

註廿四　箋註王荊文公詩卷四，「題半山寺」李壁注引續建康志語。

註廿五　王荊公（台灣中華書局，民國六十七年）頁二五。

註廿六　王安石文集卷四六頁一六九。

註廿七　王安石全集卷三八頁二五五。

註廿八　箋註王荊文公詩卷二二頁五六五。

註廿九　楞嚴經指掌疏懸示，（中國佛教會影印卍續藏經本）頁八二。

註卅　箋註王荊文公詩卷三九頁九三九。

註卅一　同註卅，卷四頁二四〇。

——本文榮獲康年獎學金

印順導師最新著作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本書二十五開，一千四百頁，精裝一鉅冊，實售新台幣陸佰元整。〔海外美金二〇元，港幣一〇〇元連郵費在內〕大批購買，拾冊以上，以八折計價。

慧日講堂

（電話七七一一〇二六）

流通處：台北市龍江路55巷11號

郵撥第一四三二二號